



# 廣東文史資料精編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下编 第4卷 >  
民国时期文化篇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廣東文史資料精編

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下编·第4卷,民国时期文化篇/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办公厅,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5034 - 2200 - 3

I . 广… II . ①政…②广… III . ①文史资料—广东省②文化史—广东省—民国③民族历史—广东省—民国④文化—广东省—民国 IV .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351 号

---

责任编辑:韩淑芳 张建安 吕潇潇 李春华 封面设计:李松璋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510120

装 订: 广州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邮编:510120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1/16

总 印 张: 67.25 字 数: 1057 千字

印 数: 2500 册 插页:

版 次: 2008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80.00 元(套)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 目 录

## 一、民国时期教科文卫体

记前清科举考试的一些概况	张静庐(1)
参加清末留学生考试的回忆	朱子勉(9)
清末广州三学潮	邬伯健(14)
广州的书院与学堂	沈琼楼(20)
清末广府中学堂和求是小学堂	沈祥龙 陈伯衡(41)
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始末	杨 勉(45)
清末民初广州西关私塾概况	梁松生(53)
广州西关私塾及英文馆概略	孟 鲁(57)
明德社和学海书院	章董朋 陈 世 温翀远(61)
广州西关的文澜书院	邓文正 谢仰虞(66)
燕喜书院的演变	杨芝泉(69)
河源县学宫志略	朱建度(77)
我所知道的岭南大学农学部	谭锡鸿(79)
岭南农科大学蚕丝学院与广东蚕丝改良局的回忆	谭自昌(90)
中山大学前身——国立广东大学	沈祥龙 莫擎天(97)
暨南大学杂忆	蔡世英(103)
古应芬和勸勤大学的创办及其演变	蔡桐坡(109)
抗日战争时期外地大、中学校迁来罗定的情况	陈朴南 陈翹英(114)
难忘的长风教学生涯	曾 理(118)
六十年间私立广州培正中学的变迁	冼子恩(124)
圣心中学和明德女中概况	连明德(162)
广州教忠中学的初期和末期	朱子勉(165)
记全国最早一间公立美术学校的创立和发展过程的风波	胡根天(170)
梅县的女校	杨 汾(176)
张炎创办的世德学校	韦燕徽(179)
记圣神小学及圣灵孤儿院	李佩芳(187)
广州市满族小学史略	汪宗猷(191)

#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广东儿童教养院始末记	李小松(196)
对《广东儿童教养院始末记》一文的订正	李小松(219)
在美洲筹款的“岭南学校共进会”	陈子铭(222)
广东全省农林试验场始末	谢贤章(225)
回忆香港新民主出版社和到广州建立新华书店	吴仲(235)
抗战初期的生活书店广州分店	苏尹铨(255)
利东书局——美东印书局	李海(261)
中国新闻学院派驻粤北战地记者组	钟克夫(263)
回忆《救亡日报》(广州版)	夏衍(269)
宣传抗日的《抗战大学》期刊	李峰(273)
对《新华日报》韶关分销处及“五五书店”的回顾	李峰(雪峰)(278)
回忆《新华南》等刊物的出版	魏中天(280)
抗日战争时期韶关《晨报》经历掠影	梁若尘(282)
我所见到的“小画舫斋”	张采庵(285)
广州“西关大屋”的建筑工艺和“企市”	陈炳松(287)
佛山民间龙、狮舞技的源流史略	区瑞芝(290)
春睡画院	姚北全(296)
广东国画研究会创立经过	黄金海口述(298)
广州早期的电影制片业	刘锦涛(301)
梅县戏院的创立与演变概况	古淦才口述(306)
旧社会我的艺术生活回忆	李玉环(310)
八和会馆馆史	黄君武口述(312)
三十年代广州粤剧盛衰记	张方卫(318)
广州“师娘”	温丽容(口述)(341)
广州“女伶”	熊飞影 源妙生 袁影荷 黄佩英(静霞)(350)
广州乐行	朱十 苏文炳 白燕仔 潘宽 冯源初 程才 李昆(370)
红船时代的粤班概况	陈卓莹(396)
试谈广东曲艺源流	陈卓莹(413)
粤西杖头木偶戏的起源及其发展	敖卓柱(426)

大埔木偶戏	甲 二(434)
五华采茶戏	李迪香 张化祥(436)
客家山歌的探讨	张志姚(439)
阳春八音与“八音班”	曾宪梯(446)
雷州歌史话	许和达(450)
雷剧的组班及其演出	阿 松(457)
粤西白戏初探	邓超荣 陈绍典 梁 雁(469)
郁南平台麒麟戏曲史话	陈良佳(475)
潮剧领奏五虎将之一——张林贤	杨培群(478)
潮州城锣鼓馆点滴谈	兆 声(480)
海陆丰竹马戏史话	陈守继(486)
漫话吴川戏剧	喻元基(488)
“贵儿戏”简述	周如坤(498)
广州最早的一间中医研究社	潘学渔(501)
广东公医医学专门学校及附设公医院	黎 锋(510)
私立广东光华医学院史略	潘拙庵口述(515)
回忆邝磐石和邝磐石医院	邝慈悲(525)
珠江颐养园留医院	梁蔼怡(531)
广州市精神病医院简史	谢赐业(538)
解放前肇庆市区的慈善事业与医疗卫生机构概况	梁剑波(546)
清季广东的武馆	莫孝同(551)
记广州河南精武体育会	鲁 生(556)
我对广东精武体育会的回忆	陈仲明(561)
解放前三十年间之华南象棋界	邱秉棟(564)

## 二、民国时期民族宗教

### 民族编

#### 满 族

二百年来广州满族经济生活的变迁	汪宗猷(582)
-----------------	----------

# 广东文史资料精编

满族旧俗忆述 ..... 爱新觉罗·宗夔(592)

## 回 族

近四十年来广州回族习俗的存废 ..... 杨绍权(601)

## 壮 族

连山壮族同胞的衣食住 ..... 莫自省(610)

壮族的婚姻风俗 ..... 陆上来(616)

壮族同胞狩猎活动记述 ..... 谢益宗(621)

## 瑶 族

壁垒森严的八排瑶寨 ..... 许文清(624)

连州瑶族婚姻习俗 ..... 谢健朝(627)

解放前乳源瑶族的婚姻习俗中存在的古代群婚残余 ..... 洗 宗(630)

排瑶古雅风趣的“歌络堂” ..... 唐剑明(640)

牛角铜锣五月箫 ..... 龙山城(642)

瑶鼓 ..... 董盛秉(644)

瑶族的饮食嗜好 ..... 龙山城(646)

威严的舅父权 ..... 龚政宇(648)

排瑶奇特的葬礼 ..... 唐剑明(649)

## 畲 族

聚居在潮州凤凰山脉的畲族 ..... 张开秀(652)

谈谈南雄的畲族 ..... 庄礼味 黄燊绣(660)

横河嶂背畲族琐谈 ..... 黄观礼(673)

# 宗教编

## 佛 教

光孝菩提 ..... 邵慕鉴(676)

广州四大丛林之一华林寺 ..... 李纪麟(678)

解放前鼎湖山庆云寺见闻 ..... 苏焕亨(681)

## 天主教

惠州下角教堂案始末 ..... 王宏宇(683)

梅州北岗天主教堂史 ..... 钟全璋 姚谷卿 欧阳英(685)

#### 基督教

美国南方浸信会与两广浸信会联会的情况 ..... 冼子恩(687)

广东基督教人士对辛亥革命前后一些活动的回忆 ..... 熊真沛(711)

基督教循道公会在英德县传教活动史略 ..... 熊真沛(717)

新旧基督教传入新会的情况 ..... 莫世中(722)

基督教希伯仑会在南海西樵的活动 ..... 区乐贤(734)

英国传教士在五经富等地的传教活动 ..... 蔡理明(736)

台山县基督教会史 ..... 正宝鎏 孔庆琳 冼有年(739)

中华基督教会石岐堂会 ..... 李护法(742)

#### 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概述

广州部分基督教会支持辛亥革命 ..... 谭渊龄 李耀生(749)

关于华南圣经会信件中的“应变”部署 ..... 陈 平(752)

#### 神学院及有关学校史料

两广浸信会神道学校 ..... 李国材(758)

岭南大学与协和神学院的关系 ..... 石汉章(763)

岭南大学的宗教活动 ..... 李圣华(768)

我所见到的圣神女学校 ..... 孔志芳(779)

记大革命时期广州圣三一学校的反帝学潮 ..... 梁福文(782)

我所知道的基督徒灵修院 ..... 简瑞周口述(789)

### 三、民国时期社会万象

乙卯年广州市水灾 ..... 劳逸风(797)

乙卯年佛山特大水灾的情况 ..... 何心平(805)

广州西堤灾区重划黑幕 ..... 何亦楼(809)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山兵匪见闻录 ..... 余和宝(812)

雷州半岛之匪灾 ..... 梁国武(867)

古兜山贼的兴灭 ..... 彭秋萍(879)

羚羊峡上被土匪“绑票”记 ..... 李廷芳(886)

李务滋调解“三·龙”械斗的经过 ..... 林瑞尧(889)

害人最烈的赌博白鸽票和字胆	郑砾石(891)
广州赌害:斗蟀	徐直公(896)
记莫秀英的“文武赌场”	柳蔼人(899)
记广州沦陷时期黑社会头子潘满	谭子经(904)
“广东禁烟”权利的争夺	叶少华(911)
烟花血泪话陈塘	存实(916)
解放前广州几种光怪陆离的行当	李松庵(937)
广州的“媒家”	骆亭(959)
旧社会广州尼姑庵的黑幕	沈祥龙(963)
江湖皮相的骗人真相	梁心清(976)
陈济棠提倡封建迷信和当时的社会风气	
.....	秦 钧 李仲如 卫 恭 黎 锋 卜汉池(992)
通天大道欺骗群众的事实	孙 汉(1001)
广州富豪之家的旧俗婚礼	陈述同 沈琼楼 黎思复(1003)
《广州富豪之家的旧俗婚礼》的一些补充	陆丹林(1017)
广州解放前夕粤港澳教会联合举办的水灾救济	王以敦(1018)
广州基督教青年会战后在广州的紧急救济工作	谢琼孙 邵明耀(1025)
仁威庙	黄佩贤(1029)
广州海角红楼始创追忆	梁世光(1032)
1924年广州的民产保证	周瑞颂(占渠)(1036)
我所知道的广州市民产保证局	潘觉秋(1040)
广州市濛畔街和打铜街的变迁	沈琼楼(1047)
《广州市濛畔街和打铜街的变迁》一文的补充订正	沈琼楼(1058)
梁培基参与倡建从化温泉事略	梁尚为(1061)
昭伦总公所之回顾	(美国)谢祖荫(1066)

## 记前清科举考试的一些概况

张静庐

在前清时代，每以开科取士来束缚士子之思想，使其沉迷于八股文字而不自觉。其初，由童生而考秀才，由秀才而中举人，由举人而考进士，由进士而点翰林，由翰林院而入詹事及国子监乃至入阁。其阁可分四种，曰文华，曰文渊，曰体仁，曰体义，以大学士名义来笼络众人，名似极尊贵，实则只能参预政事，其权仍操之满人亲贵。及至洪杨之役，军事紧急，筹饷甚艰，乃出于捐班一途，其捐班者，最高任至总督（从一品）而不能入阁任大学士（正一品）。当时各省士人，总以能入阁为荣幸，而以捐班为羞耻，实在各省士人，多属穷学者，那里有钱来捐班？（在前清时，如捐道台，十足花样者，非万元以上不办。）且内阁仅得四人，各省士子多如牛毛，安有位置来容纳？且清政府深谋远虑，到了年近七十岁时，有入阁的资格，方始协办（由协办始可升大学士），在广东人而论，乾隆时有庄有恭任江苏巡抚，得到协办大学士时，不久即死了。清末时有戴鸿慈，得了协办。不久亦死了。清政府为笼络起见，等到你老将入木之时，方给你一个虚衔，迟迟不能入阁，即使入阁，究有何用？所谓捐班者，在清末时，太平天国洪秀全建都天京，时清王朝只剩半壁河山，民穷财尽，军饷无着，总督李鸿章推行新策，唯谋捐班一途，为清政府增加收入，勉强以维持军费。其时捐班，内官（即京官）最高可捐至各部郎中止，外官（即外省各官）捐至道员止。因此，民众之有钱而想做官者，大可过其官瘾。前清政界，从此更滥劣矣。但当时捐官亦有限制，最高的不能入阁，最多不过总督而已（总督为从一品，大学士为正一品），此系正途与捐班之分别。总之，限于科甲出身才能入阁。但正途亦要过许多手续，先由童生考试，考试时有内场与外场之别，若欲名列前茅必进内场，因阅卷人颇另眼相看的。当时，有沈某，颇负文名，且能诗，在广州市中是佼佼者。沈某偕其子入内场，欲为其子捉刀，无奈沈某嗜酒，有醉猫之名，入场后，即取酒狂吸，竟至沉醉，而忘却代子捉刀之事矣！但其子亦能文，见其父如此烂醉，只好自己写文章，乃其父酒醒，他的文章已成而交卷矣。赴

试士子如在外场者，则有人送题目来家中，等至缮写好后，送题的人即来收卷，即暗给银两与来人便得。笔者尚记得考小试时，其出榜必贴在县学宫墙上，有百数十圈之多，每圈为 100 名，第二次榜出即裁去一半，至末次榜出时，仅得一二圈而已。县试时最后一场决定，第一名为案首，待考道试时必蒙取录为秀才，考府试时亦然。笔者尚记得，朱祖谋，别字古薇，又号疆邨，来广东任学政时，汪兆铭，别号季新，又号精卫，他是县考的案首。其兄汪兆鎧，别字仲器，为府案首，兄弟二人同时入学，亲友均以为荣。惜仲器得秀才后，即染疫症而逝世。前清时，顶替别人名字入场应试者，谓之“猫卷”，在前清（约道光时），宋湘（别号芷湾，广东梅县人，著有《红杏山房诗钞》）当时极负文名，当他替人考小试时，为学政所知悉，乃在衙门的头门，把宋湘枷号示众，随后，学政闻得宋芷湾极有才名，遽生怜才之意，乃使人唤之来面见，谓之曰：“你替人做‘枪手’，罪在不赦，但你能在余面前，就你身受的现状作破题，破得好，我即释放你！”时宋芷湾不假思索，随口答曰：“嘉乐君子，恶其文之著也。”学政频频点首，笑而释之云。盖广东方言，嘉与枷同音，乐与落同意，上列两句均出于四子书，而又适合当时的实况，学政喜其有捷才，因而释之。又在清末时，有卢维嶽者，乃考小试替人做枪手之能手也。有一次，他假借别人的名字入场，兜搭邻近座位的人，自吹一番，不料无人愿意请他做“枪手”。他在失意之余，便在他自己的试卷，东涂西抹一顿，草草交卷而出场。笔者据闻其卷中有句云：“与二三知己，偕饮于陈塘之南（是妓院花筵之区），同‘老契’温甩只醉（广州土话），而谓天子能之乎”等语。当时学政阅其卷，恚甚，乃将其卷文贴出以示警，并将写卷人的名字革除。此一来，当时成为茶余酒后的笑谈。在六十年前，报章亦有登载。其实，上述二人，均有卓拔之才，他们做“枪手”，多能获售，尤利于考道试，故当时士人多乐聘之。据笔者所知，他们代人考得秀才者，必有千数百元之酬劳金，玩世不恭的游戏文章，亦可谓有价！当然，出重金以聘“枪手”，非富有之家不能办也。

文治来广东任学政时，笔者尚年幼，但亲身经历，至今还记得，在考经古一场，题为山川出云赋，以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为韵，入场应试的童生，有携带《佩文韵府》入场的，笔者以无书可带，仅携一部《诗韵》入场，故试篮内空空如也。当时不知所谓，苟且塞责，写成八韵，其第一韵押天字，为：自全其天。出场后，仍须默出，呈父亲核阅，不料父亲阅至天字韵时，即骂曰：“自全其天，与山川出

云本文,有何关系? 岂非想激怒学台吗? 经古一场无望了”。在接替文治下一场的是来粤督学的朱祖谋,笔者与汪精卫昆仲一同入场考试,笔者当时穿起长衫,戴红缨帽,挂卷袋,携试卷,到学台衙门听候点名。其时人头攒动,衙门大门尚未开,有人手持牌,高约二尺阔约尺余,以白纸黑字写着应试人的名字,以示挨次入场。笔者当时心急,总希望有熟人一同入场,为自己的指导,正在这样想着,忽见汪精卫昆仲恰在自己的左右,为之大喜过望,立即挨近他们身旁,没有想到,汪氏昆仲的名字均在第一圈中,而自己的名字与他们名字,相距颇远,更因自己年幼,高不如人,紧盯着他们而挤前去,竟将红缨帽挤跌地上,已被多人践踏,急得哭叫起来。汪精卫迅即代为拾起,稍整理后,仍戴回我的头上,并微笑说,不用心急,随牌上名字而进……未几,大门旋开,考试者鱼贯而入。见学政朱祖谋坐案旁,其案横放(以示侧席求贤之意),朱身穿袍褂,揭开部册,执笔逐一点名,当点到某一名字时,大狗(即朱的随从人,应试人等都叫他做大狗)侍立其旁,学政点一名字,大狗即按名呼唤,被呼的人进前,大狗即以试卷授之,各生受卷后,即挨次顺序入场。其廪保在学政面前约距离一丈的地方站立着,大狗唱名后,童生即答呼“到”字。当大狗呼笔者的名保廪名字时,因我年幼胆怯,忘答呼“是某某人保”。朱学政以目注视胡衍鹗(胡汉民之兄),衍鹗出来拉我呼保名,我才呼答为胡衍鹗保,随即持卷入试场觅座位。卷面书有考生的座位号数。台为长石彻成,分作十个座位。当日系考经义,不是考八股文章。我写了数百字,即行交卷出场。离开学政衙门时,还不到下午3点钟。是场,汪兆鎧与汪兆铭均点秀才。盖凡县府试第一名者(即案首),学政加以录取,如县府试系第一名者,道试亦必加以第一选取,这是习惯使然。学政一经取录后,广州西湖街(即今西湖路)之“黄文英刻字店”,必将被选为秀才之姓名刊印,分发小贩沿市上街道叫卖,市民亦以一睹为快,颇为畅销。子弟得点秀才之家,其亲友即来道贺,随后,身为秀才的人,便要乘舆到亲友家答谢。其舆与一般的不相同,舆为深色蓝绒所制成(一般的肩舆是用绿油布),先往学宫之泮水(设在学宫之前的一个小形池塘,取意于诗经所谓“泮宫”也)。秀才游泮宫后,即乘舆往高第街、状元坊各地游行一周,取意他日能及第中状元。最后,就到受业老师家叩谢培育之恩,并表示此次之能考取秀才,皆赖业师之训导有方,才能入学,叩谢毕,再往一般亲友家拜会,然后返家,此是礼不可缺的一定形式。

至于科举制度，与考小试略有不同，由清政府派二人为考试官，一为正主考，一为副主考，这种考试官，是清政府选自（科甲）正途出身、曾住翰林院职掌的人充任。考试官到达考试地点时，由广粮厅办差（此属优差，任其开支），迎入贡院，优待安置，将正、副主考房间陈设一新。在未秋闱以前，贡院内正副主考之房间，茅茨不修，堆满瓦砾，蛛网满窗间。但是，将到秋闱，广粮厅即饬杂役为之打扫清洁，粉饬布置得相当雅丽。笔者记得，广粮厅宗振（满洲人，别字继声）办差时，笔者与其子相熟，曾于主考官未到之前，偕宗振之子往贡院参观，见正副主考者的房间，广约丈余，内设酸枝大床，悬湖水色熟罗蚊帐，所有被铺垫褥之属，皆经锦绣为之。还设有一套酸枝几椅，另有一张阅卷长桌，桌上置有上乘的文房四宝，壁间悬挂酸枝屏架，压上名人字画，总之陈设华贵异常。正主考与副主考房间，望衡对宇，仅隔一厅，陈设相同。据闻正副主考公干完毕离去时，可将铺设的家具带走，以作酬庸，由广粮厅列册报销，平时广粮厅无事可办，一遇主考入闱，即属优差，因可任从主考需用何物，立即搜罗供应，悉听广粮厅浮开滥支，主办人可以捞到一笔油水。

正副主考之房子以外，设有监临室，主办监临室的，多属本省巡抚兼任其事。此室设备，大致与主考房间相似，不过一属内闱、一属外闱而已。当秋闱开始时，所有各县的生员，陆续到达广州，当时有谚云“槐花黄，举子忙”之语。在广州每县多设有试馆，一到秋闱开始，即住满应考之士子，别有一番热闹。在准备入贡院的生员，多预备一个试箱，与赴小试时之圆形试篮不同，它长约二尺，阔约尺余，高约尺余，为长方形，内放应用书箱及在场内必需之食品，并备铜做的“五更鸡”（煮饭器具），以便饬伙夫炊饭之用，试箱下有四个轮子的脚架，并系长绳一条，到贡院时，由应考的士子将试箱拉进贡院巷内，即有伙夫接应。至交卷出场时，则由士子从巷内拉出贡院头门，方有人接运。入场时的号数，系以天地玄黄……编列号码，依照号码拉试箱入巷内，巷内每个士子的住处，宽不及四尺，长仅五尺，食宿、写文章、誊试卷均在其中。作文时，将一片板装在两壁缝中，作为书桌用。至休息时，又将板片除下，就是睡床。其时未有电灯，各士子自备鱼油烛，以为晚上照明写文章之用，因鱼油烛泪，滴在试卷上，可以剔去，无多大痕迹也。贡院这种狭巷中，设有伙役若干人，专为士子服务，吃饭饮水等事由伙役料理，但在出场时，必须给以赏钱，有此惯例，伙役亦乐为之用也。

临近考试之前，必先祭旗，在贡院内竖起红旗、黑旗各一面，红旗主报恩，黑旗主报仇，让孤鬼游魂分别叙集于红旗或黑旗之下。祭旗后，派人守旗并长声呼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均许在场內行之……”其声凄厉，使一些士子闻声为之毛悚。据闻，当时赴考诸生，每有骇人的怪状出现，有自毁试卷的，有自宫其势的，有自用端砚击脑而伤倒的，种种谣传不一而足。因此，清代后期，主考官不祭黑旗，只祭红旗云云。其实，当时士子，多是封建思想浓厚，信神信鬼，幻由心生，循至做出骇人的愚昧的怪事。而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这种祭旗动作，徒然扰乱与考士子的精神意绪，殊不足取。民国后，此种屈居士子的长廊狭巷，久已废弃，蓬蒿没径，为蛇鼠藏栖之所，其后加以铲除封建，已遗迹无寻矣。

笔者回忆，在秋闱内，还有所谓房考官及誊录等人员，房考官者，多用本省之候补县知事而原科甲出身者为之，乃阅各生员之试卷，而荐之于主考者也。至于誊录人员若干名，是择其善于楷书者为之，专代各生员誊写试卷。当时禁例极严，誊录代写毕，即弥封以进，由主考者作出取录名次。至写榜时，始拆封写各生员名字。但禁例虽严，一法立一弊生。仍有关节之病。有的权势、富豪，在主考官未离京之前，先同主考约定，在破承题限若干字，而在破承题内有某字为符号，使主考官容易记认……种种行贿受贿的作弊，依然存在。

举人中式后，即赴鹿鸣宴，例由主考官赐以一席酒菜，虽名为酒席，实则以萝卜制成鸡鸭形状的肴馔，无味难食。当时清政府对此种鹿鸣宴，实际花了许多钱，却被主管官员囊括中饱了。而士子之中式考，竟然得到甚于鸡肋之酒席，但士子以“一举成名天下知”，心愿已酬，无暇计及筵席之可食与否矣！一批举人中之第一名为解元。写榜时极为隆重，择一高官而善书法者穿起朝服书之。在写榜时，多有人隐伏墙头窥伺，拆了弥封后名刚写完，立即有人驰往中式举人的家中报喜，有头报者（有重赏），还有二报至第十几报不等，赏金愈下愈少。待至鹿鸣宴后，即有报喜人来索报酬。酬金多少问题，报喜人与主家双方争持颇烈，亦当时习惯使然也。

中式举人后，必有刊出“硃卷”，将举人之姓名刊上（姓名比较多，大约有一英寸），姓名下胪列其人之年岁籍贯，刊姓名后，在其右边分两路，上一格列其受业师之名字，由童蒙初学起，直到中式举人之前的受业者，所有考过各书院的山长之名字亦均写上，并其人之履历，称为受业师。另一种所谓受业师，即

为学政主考之名字。下一格，即列中式者之三代，为祖父、曾祖均系科名中人，也将其某年某科中式，及曾任何官，一并刊在名字下。“硃卷”最后位置，乃刻出中式举人之文章。这种所谓硃卷刊成后，即分赠中式举人的各亲友，亲友亦以为荣。此为中式举人的重要刊物。时至今日，时间虽经过五六十年，但有的老人尚存有这种硃卷，斑斑可考。

忆光绪十九年（距今约七十余年了），癸巳恩科，其中式举人者，即由总督巡抚给以文魁匾额，阔约一尺五六寸，长约四尺余，横挂门头，使过路人见之，知为举人之家，以示荣宠。其时两广总督为李瀚章（时俗呼人为大肚李），广东巡按为刚毅。赐中式举人的匾额，上书有总督及巡抚的衔头，中写“文魁”二字，字大盈尺，下写光绪十几年为某某立字样。如中式人乡间有祠堂者，则将“文魁”匾额横悬于祠堂之门头，并在祠堂距离约一丈地方，竖起旗杆夹，以示荣耀。中举人、中进士、点翰林的旗杆，长短有别，使邻近乡人过往，指数旗杆，便知该乡有举人、进士或翰林多少。有些中式举人后，即回乡当绅士、分胙肉、吃尝谷、管尝产，大可安乐一生。此亦清政府之愚民政策，故能坐稳二百余年的帝座之一法。

举人中式后，便要晋京会试（即礼部会试）。富有者可带长班仆役，书籍文具等上京应试。如果家境困难的，则仅带些少书籍文具，只身晋京以博取更大的功名。从前交通不便，多由陆路，往北江，取道南雄大庾岭北上。从前，梁天来之上京告御状，亦走这条道路。后来有了轮船直达上海，再由上海乘火车到北京，需时约一旬，如走陆路，要需时一月以上方能抵达。各省举人齐集北京后，由清政府派数大员为总裁，议定日期开考，被录取者则为进士，得了进士，还要复试，名为保和殿殿试。那时皇帝亲临保和殿，各大臣排列两旁，各进士子即盘腿坐在地上，前列一小几，在几上写殿试册。笔者记起广东应元书院考试，每次也要写殿试册，殿试册多用“臣对、臣闻”等字句起头，最后则写“臣谨对”数字，每行要满格方为合式。初写时要离开二格，预备抬头，一遇宫殿之字，即要单抬头，遇了皇帝或陛下等字，必要双抬头，但遇抬头时未抬之末一字要字数齐整，与未抬头者同一写法，此皆必须遵守的形式。且殿试册无格，要用一把铜尺在旁，上列格数，照格书之，字要“方、光、乌”的正楷书法，始合状元资格。清代末科状元是刘春霖，上海地产富商哈同逝世时，其妻姬觉弥妙想天开，要请中国人曾中状元者为之点主，其陪宾要为榜眼、探花各一人，点主大宾

为刘春霖，俗谓：“有钱能使鬼推磨”，信然。因为殿试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是为一甲；中了状元后，即授职翰林院修撰，随时可以放当学政主考等差，第二第三名者授职翰林院编修，其放差与第一名（状元）相同。至于第四名则称为传胪，及其余……为二甲。授职翰林院庶吉士，俟散馆后得了编修方可放差。至于三甲中名次高的，乃为庶吉士，但散馆后，只得一个检讨，其职位与编修同，均为七品京官，但略次于编修耳。其余均为各部主事，即用知县。为志在谋利，则以知县为优。许多是带缺出京的，一到各省，便可授委实缺。如袁枚（翰林）放即用知县，袁到了江苏上元县当知县后，不久，便可大兴土木建筑随园，大收女弟子作门生。两江总督尹继善亦与袁枚结交来往，以示高雅。至今清凉山旁，尚留有随园故址，袁著《随园食谱》一书，今尚盛传于国内外。可见知县乃是剥削人民最重要的官吏。至于清代官制，武职似比文职略低一筹。总督有统属文武的定例，武职为提镇副参游，但提督似不能与总督平行，且积有功劳，亦不过游升巡抚，可见前清一代重文而轻武了。考武试，有跑马射箭，及捧石砧，舞关刀，开大弓之举。所谓跑马射箭者，在较场中行之，在跑道上设有三靶，纵马疾驰经过三靶时，弯弓射之，以连中三靶者为入选，受录选者即到演武厅，向考试官报名，武试的举动，论者认为不算奇难，只要眼灵手准，擅长驰马，便能合选了。至于捧石砧，即以力之强弱，决定名次之高下；大约每一石砧重二百余斤，先由地上捧至股际，再由股际捧至胸前，自非力气过人者不能做到，此着要视应试者臂力筋骨是否壮硕，及气力强弱而定。比之射箭会难些。至于舞关刀，则将重百余斤之关刀，盘旋腰际及胸际，如狗熊之弄刀，旋转不已，以纯熟为入选。但切不可将刀脱手而落到地上，否则，刀落地令人落选矣。据传有一上京应武试的士子，在舞关刀时，不慎失手，刀即下跌，约及地时，急用足力踢之而起，接续旋转，舞毕，到考试官前叩谢，考试官问：此着舞法是何名堂？士子诡饰答曰：此名“魁星踢斗”云云。考试官大加赞赏，并予以入选。岂料舞完下来时，足部肿甚，回抵住处亦不能把靴脱下，逼得剪割去靴之上半截，腿脚才能敷药。殆至殿试时，不能前往复试，成为试场的笑谈云。至于开弓，要在平时不断苦练，由浅入深，初时仅能开十余斤之弓，长期锻炼，逐步增进，便能开百余斤之弓，即可应试。当时的武馆教师，多由前清之武侍卫任之，先租一间大屋，将前座打通，并将阶砖撬去，以作门徒练习捧石砧、舞关刀之场地，屋内供奉关武穆像，大厅两旁，备列弓箭、关

刀、石砧等具，门徒士子平日练武，均由教师指导，如该武馆的学子苦练成功，教师经过检验，认为可以应试时，多能受到取录。一个门徒得到中举人、成进士或中状元、榜眼、探花的话，则下年必多士子来馆学习。门徒成名，授业教师亦有光彩，收入月脩则更多矣。

在前清时，尚有重游泮水，重宴鹿鸣，重宴琼林的习惯。即系考得秀才、中举人、点翰林、三及第等，由考试得到功名之年起计，至六十年后，方得重游、重宴的优待。例如今岁为甲子，要经过六十年后的第二个甲子年，方能取得此种资格。故从重游、重宴年期来算，非有七十余岁的人不可。因考中秀时，最轻年纪亦[六]十岁，另加六十年，当有七十有余了。

记得：俞樾（别字荫甫，著有《春在堂集》）曾点翰林，到了重宴琼林时，由该省督抚，奏闻皇上，政府认为“熙朝人瑞”，圣上降旨褒扬，并对俞樾从前所受处分及被革各事，悉予开复（因俞樾考试出题，御史奏参他割裂经曲，由是革职），以示恩宠，此亦前清政府拉拢士人，争取民心的怀柔手法也。

1963年3月  
(原文刊《广东文史资料》第33辑)